

【哲学研究】

智慧与哲学智慧

郭明俊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3)

摘要:从“爱智慧”的角度理解哲学,其前提是必须搞清“智慧”是什么?应该从历史的,语义学的角度以及从知识、才能与智慧的关系中理解和把握智慧本身。智慧并不就是哲学,哲学智慧也不同于常识的和科学的智慧,哲学智慧是“大智慧”、生存智慧、“酸性”智慧和精神境界。基于“智慧贫乏”的时代事实所提出的“恢复智慧”和“重返哲学的智慧本根”,本质上应是回归“哲学智慧”。

关键词:哲学;智慧;概念框架;常识的智慧;科学的智慧;哲学智慧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6)04-0068-05

Wisdom and philosophic wisdom

GUO Ming-ju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Xi'an 710063, Shaanxi, China)

Abstract: At the angle of “loving wisdom”, the premise of comprehending philosophy is what is “wisdom” must be made clear. Wisdom itself should also be understood and grasped at the angle of history, semantics and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talent and wisdom. Wisdom is not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 wisdom is different from commonsensible and scientific wisdom. Philosophic wisdom is “the great wisdom”, the survival wisdom, the “acid” wisdom and the spiritual horizon. Based on the fact of “wisdom is lacked”, “the restoration of wisdom” and “the returning to the root of philosophic wisdom” should be returned to the “philosophic wisdom”.

Key words: philosophy; wisdom; conceptual frameworks; commonsense wisdom; scientific wisdom; philosophic wisdom

0 引言

中国哲学界当前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重返哲学的智慧本根”、“回归哲学的本性”。因为当今人类所处的时代既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又是一个“智慧贫乏”的时代。由于“智慧已经衰退”或者说“智慧被人遗忘”,致使当今人类陷入重重生存危机之中,因此“恢复智慧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文化行动之一”^{[1]6}。但是由于智慧和哲学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本原关系,哲学一向被看成是“爱智慧”,所以“无智慧的状况”表明“哲学错了”^{[1]2},哲学“弃绝智慧”

而沦为知识。可见,“恢复智慧”就是要“回归哲学的本性”,然而究竟什么是智慧?哲学与智慧到底是何关系?哲学智慧同其他智慧区别何在?“恢复智慧”的本真意义是什么?本文就以上问题做一粗浅的思考。

1 智慧辨义

众所周知,“哲学”这个词源于古希腊文的“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因此,要追问“哲学究竟是什么”,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智慧,然后才有可能理解“爱智慧”。然而“知识易言,智慧难说”,不同民

收稿日期:2006-05-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西部项目(06XZX001)

作者简介:郭明俊(1965-),男,陕西延安人,副教授。

族、不同时代的人对智慧的理解很不相同,从来没有关于智慧的统一定义,由此导致哲学自身的难以定义。在此,本文欲从历史文化中寻找对“智慧”的理解,从语义学的角度考察“智慧”的词义,从知识、才能与智慧的对比中来领悟“智慧”。

在西方,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智慧”这个词,他说:“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2] 25-26}“如果你们不是听了我的话,而是听了我的道,那么‘承认一切是一,就是智慧的。’”^{[2] 22-23}可见,在赫拉克利特眼里,智慧就是认识“多”中的“一”,就是认识到一切是“一”、“一”统一着一切。苏格拉底提出了“自知无知的人是最有知的”的智慧观,意在表明:唯有神才有真正的智慧(智慧是神性的);人没有智慧,只能在承认自己无知时才能去追求真正的智慧。苏格拉底把智慧看作是人类通达真理或真知时必具的谦逊“态度”。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首次对“智慧”提出确切的定义:“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3]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不同于两个东西:一是与感官认识和神话幻想不同,它追求的是对自然事物的合乎理性的解释;二是不同于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它注重于对事物所以如此的原理的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智慧观代表了古代西方人对智慧的认识。

在中国,“智慧”或单一的“智”字在先秦时已经出现,但其含义在当时并没有直接的界定和解释。例如老子讲:“智慧出,有大伪”。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孟子认为:“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荀子提出:“知有所谓之智”。由此可以看出,先秦诸子已大量使用“智慧”或“智”这个词,但对这个词的含义本身没有给出直接的解释。直到汉初的贾谊,才第一次对“智慧”做出明确地界定:“深知祸福谓之智,反智谓愚;亟见冤察谓之慧,反慧谓童(蒙昧)。”这就是说,智慧是指人们对未来祸福的深刻预见和敏捷评察的思维能力。

在印度佛学中,智慧,或智与慧的连用,或二者的分别称谓,是梵文“般若”和“若那”的音译。它一般是指一种破除人生迷惑、破除“我执”的能力,包括判断、辨析、洞察、彻悟。例如,“般若”有彻悟之意,而“若那”泛指一切有分析和有决断性的认识能力。

从语义角度来看,在英语中表达“智慧”的词有两个:wisdom, intelligence,前者有智慧、才智、明智、知识、学问等意,后者是指理智力、理解力、聪明等意。在汉语中,古代人讲的“智”包含聪明、智谋、

智慧、知道等意,“智慧”是指聪明、才智、知识。在现代汉语中,“智慧”被解释为“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可见,在汉语和英语中,“智慧”一词的用法基本相似。概言之,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把“智慧”理解为知识、学问,或者见识、创见(此种含义具有知识的性质);二是把“智慧”定义为一种洞察、预见、辨别、创新的能力(才能)。由此看来,“智慧”好像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某种“知识”和某种“能力”。事实上,从前面引述的内容中不难发现,西方人侧重于从知识的层面理解“智慧”,中国人侧重于从能力方面理解“智慧”,印度人则把“智慧”看作是“识”(彻悟、洞悟)。但是“智慧”肯定不同于知识,也不单单是能力。因此,对“智慧”与知识、才能的对比分析是构成我们理解和领会“智慧”的不可或缺的视角。

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说:“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否则他就已经是赫西阿曼、毕泰格拉、克塞诺芬尼和赫卡泰智慧了。”^{[2] 26}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智慧”和知识是不同的。那么“智慧”与知识究竟有何不同?中国当代哲学家冯契在1947年的《哲学评论》第10卷第5期上发表了他的硕士论文《智慧》,该文集集中探讨了知识与“智慧”的不同以及二者的关联。他认为,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往往是从三种不同的立场或角度出发,即“以我观之”、“以物观之”和“以道观之”,从而形成三种不同的结果。“以我观之”是指从常人的主观角度去认知,其结果只能形成主观性的意见;“以物观之”是指从事物的客观角度去认知,结果形成系统性的知识;“以道观之”则是从宇宙本原的高度来透视,从事物的内在本质来剖析,其能力为智慧力,其结果便谓之“智慧”。可见,意见、知识和“智慧”之间有层次的分别,有高低的不同^[4]。实际上,冯契的观点是直接继承古代哲学家庄子的思想。在《庄子·秋水》篇中,就有“以俗观之”、“以物观之”、“以道观之”的提法。冯契把庄子的这一提法进一步具体化和明确化,并将它运用于对意见、知识和智慧三者的理解上,颇有新意,而且对于我们区分知识与“智慧”颇有启发。

就“智慧”与知识的关系而言,“智慧”不等于知识,但基于知识。它是在知识(包括意见)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对于事事物物的本真的洞见,是对知识融会贯通后形成的见识。例如,我们可以说,“举一反三”是知识,“举一反三”是“智慧”;“见微知微”是知识,“见微知著”是“智慧”……。推而广之,“一叶知秋”、“闻一知十”、“闻声知情”、“张往知来”等等,

皆可谓“智慧”。从本质上看,“智慧”与知识的不同在于:“知识是一种从生活中分离、结晶出来的东西,是已然生成的东西,而‘智慧’则是一种活生生的、永不封闭、永不僵化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是向一切可能性敞开着的。”^[5]

从“智慧”、知识、能力三者的关系来看,此三者类似于中国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三长之说。“才”即才能,“学”为知识,“识”就是“智慧”。而对于“才”、“学”、“识”三者的关系,中国清代诗人袁枚曾经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令我们耳目一新,为之折服。他说:“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善学邯郸,莫失故步;善求仙方,不为药误。我有神灯,独照独知,不取亦取,虽师勿师。”袁枚把“智慧”(“识”)比作“神灯”,看作是“学”与“才”的“统领”,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的确,“智慧”是知识和才能的统帅,它指导着知识和才能的获得和运用方向。当然,“智慧”也离不开知识和才能,它要以知识为其奠定基础,要通过人的才能来显现自身。因此,凡是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惊人的模仿力、深邃严密的思考、神妙高超的悟性、卓越独到的见识、明察秋毫的判断,能够高屋建瓴、高瞻远瞩、触类旁通并善于运用已有知识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以对“智慧”做出我们自己的理解,即“智慧”是一种基于知识,显于才能,达于彻悟的高、深、远、广的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首先,它是一种认识能力,即人的一种深层次的、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探赜索隐的认识能力;其次,它是一种境界,即一种通彻事理、了悟世情、洞达人生的精神境界。

2 哲学智慧

哲学是智慧,但智慧并不就是哲学。其原因在于智慧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从层次来看,智慧有高级智慧和低级智慧;从性质上讲,智慧有“形下智慧”和“形上智慧”;从表现方式而言,智慧有常识的智慧、艺术的智慧、宗教的智慧、伦理的智慧、科学的智慧和哲学的智慧等等。因此,理解哲学本身不仅要懂得智慧的一般含义,而且需要进一步弄清哲学智慧的性质。

美国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曾提出“概念框架”的理论。他说:“概念并不是一些孤立的理解。相反地,它们是彼此联系的,而且,联系于一个概念网络并依照这个概念网络而得到理解,形成我们称之为概念框架或概念结构的东西。”^[6]据此,孙正聿把概

念框架区分为三个最基本的层次,即常识性质的概念框架、科学性质的概念框架和哲学性质的概念框架,并认为:同一个“名词”或“语句”在不同层次的概念框架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含义。例如,“物质”这个名词,在“常识”的概念框架中,它是指各种各样的东西;在“科学”的概念框架中,它是指构成世界的“要素”;在“哲学”的概念框架中,它则是指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又为人的思想所把握的“客观实在”^[7]。同理,“智慧”这个名词在常识的、科学的和哲学的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框架中,也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含义。换言之,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智慧”,即常识的智慧、科学的智慧和哲学的智慧。那么,在这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框架中,“智慧”的性质和含义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依本文看来,常识之“智慧”是在日常行为中所表现出的“聪明”、“精明”和应对具体事物时所具有的“智谋”、“见识”。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人遇事反应迅速、机敏,考虑问题细致、周到,足智多谋,办事精明,或有精湛、娴熟的技艺,那么他就是富有智慧的人。但是,这种“智慧”具有某种形而下的品质,它是一种求“器”的意识。换言之,它是一种经验的、技术的、常人的智慧,受个人生存意志的驱迫,是应对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情况的一种能力。美国人斯顿伯格说:“有一个为许多专家所接受的智慧观点是:智慧是对生活中新问题、新情境的一般适应能力。”^{[8] 426} 本文觉得这种智慧可理解为常识的智慧。总之,常识的智慧是为个人的生存作谋划的,因此可以把它叫做“小智”或“小聪明”。有小智者通常是生活得很好的,他趋炎附势,青云直上,但他们的智慧仅仅是有利于一个人、一个家庭或一个小集团,甚至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而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所以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可见,老子在这里说的“智慧”正是“求器”的常识智慧。

科学之“智慧”是指在某一领域表现出来的创新思维和辨析、预见能力。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孟推教授认为,“智慧就是指抽象思维能力”。^{[8] 612} 也有人认为,“智慧是多种智力(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判断力)的总和”,“智慧就是智力测验测得的东西”。还有人把智慧定义为:“是指具有产生新思想的思维能力。”^[9] 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科学意义上的智慧。这种智慧,由于它是对某一领域、某一方面事物的本真的洞见和发展趋势的预见,还未超出“求器”的范围,因而其性质仍然是一种“形下智慧”。比如《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智慧,爱因斯坦的科学智慧,

就是这种智慧的典型表现。

哲学之“智慧”则是冯契所说的“以道观之”的智慧。具体来说,它就是对“道”的体悟,是一种通彻事理、了悟世情、洞达人生的精神境界。同常识的智慧和科学的智慧相比较来看,哲学的智慧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首先,哲学智慧是一种“大智慧”。其“大”在于:它是对世界与人生的博大与圆融的理解;它所追问的是作为整体的存在,而不是对具体事物及其演变过程的说明;它指向无限的超验领域,是一种“形上智慧”,而不是对有限的“形下之器”的关注。简言之,哲学智慧之所以是“大智慧”,就在于它是对“天道”和“人道”以及人类社会发之“道”的透彻领悟。这样的智慧就是庄子所说的“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也如司马迁所言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更是张载所确立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意识。按照西方哲学的看法,这种智慧是“专门研究有本身”,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说(亚里士多德语),是对“在”的“思”和“谛听存在的消息”(海德格尔语)。

其次,哲学智慧是一种精神境界。毫无疑问,哲学智慧首先是一种“高”、“深”、“远”、“广”的认识能力和卓越的“见识”,但更为根本的是,它是一种精神境界。所谓精神境界就是指人的精神状态层次和心灵超越所达到的一种境地,或者叫“心态”、“心境”。精神境界不同,人生态度就不同。而精神境界的高低,取决于人们对人的本质、地位(即“人生在世”的问题)、价值和人生意义(即“人活一世”的问题)的“觉解”,取决于主体对“存在世界”(存在本体)和“意义世界”(价值本体)的理解和追求。觉解愈透彻,理解愈深刻,追求愈高远,则精神境界就愈高。然而,“人生在世”和“人活一世”、“存在世界”和“意义世界”,诸如此类问题恰恰是哲学智慧的独有“地盘”和“世袭领地”。因为哲学智慧的本然旨趣就是“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语)。中国古代的老子明确指出:“知人者智”。所谓“知人”,就是认识“人是什么”(包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和确定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人只有认识了自己,明白了“人之为人”的依凭,才能度过一个合乎人的“本性”的有意义的人生,才能具有的高尚的人格和高远的精神境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说:“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19]

再次,哲学智慧是一种人类的生存智慧。哲学作为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它必然

要面向人自身存在的本身。哲学智慧作为对一般智慧的超越,表现在它关系到人类生存和个人生存的问题,是为人类生存和个人生存提供指针。就整个人类生存而言,哲学智慧规范并指导人们的价值取舍和人类努力的方向,关涉人类根本选择和文明根本走向,其目的在于推进社会的协调进步和文明的持续发展;就个体生存而言,哲学智慧是人的“幸福的寓所”和“安身立命之本”。因为哲学作为生存智慧与人的幸福、正义等德性寻求密切相关。“生存智慧是一种获得内心的幸福感和德性满足的方式,由此,生存智慧便为人类的内心塑造提供指引。”^[11]更为实质的是,哲学智慧以其对“本体”(存在本体和价值本体)世界的追求,在理论上为个人的生存确立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基,使个体生命的心灵得以“安顿”。唯其如此,个体才能够体验幸福、欢乐、喜悦和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总而言之,哲学智慧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焦虑,是对人类生活的挚爱,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最后,哲学智慧是一种“酸性”智慧。美国哲学家L·J·宾克莱在其《理想的冲突》中说到:“一些现代性的酸”已经使过去各种宗教式的笃信溶解了。”^[12]我们可以借用这种说法,把哲学智慧比作“酸性”智慧,意在表明哲学智慧是一种批判的反思的智慧,是对思想的“解冻”。“它要求把基本假设、概念系统和思维框架看作是成问题的,看成是无法冻结的动荡的海。”^[13]通过对既定的知识、现成的结论和流行的观念的怀疑和挑战,通过对思想前提的批判以及智慧本身的自我批评,从而防止人的思想的冻结和思维的凝固,并实现人类思想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如果没有这种“酸性”智慧,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精神生活就会陷入贫瘠。

综上所述,智慧有许多种,而哲学智慧仅是其中之一,它与常识的智慧和科学智慧有着显著的不同。如果对三者不加以区分甚至混淆,就会导致对哲学的歪曲和误解,当代的“哲学常识化”和“哲学科学化”的倾向就是例证。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三种智慧之间又有内在的相关性。哲学智慧是对常识的智慧和科学的智慧的反思和提升,并以理论的形态将这两种智慧扬弃地包含于自身之中,从而实现对他们的超越。同时,哲学智慧要借助于这两种智慧或者说通过对二者的“作用”而实现它的意义和价值。

3 结 语

的确,正像当代的许多哲人所指出的那样,这

个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却是“智慧贫乏”的时代。然而在本文看来,真正缺乏的不是一般的“形下”智慧,而是“形上”的哲学智慧。由于缺少哲学智慧,因而就失去了驾驭知识和科技力量运用的能力,就无法理解和把握这个时代变化的真正走向以及人类文明的正确航向。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生存危机(全球问题)是哲学智慧缺乏的严重后果。当前学者们提出的“恢复智慧”、“重返哲学的智慧本根”、“回归哲学的本性”既是睿智的又是及时的,只是我们要明确:这里的智慧应是“哲学智慧”。

参考文献:

- [1] 赵汀阳. 一个或所有问题[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8.
- [2]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3]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上接第 67 页)

系。因此,要使每个人在社会关系方面都得到普遍发展,就必须使社会财产“归属全体个人。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全体个人支配,不可能归各个人支配。”^{[1]129} 只有在社会财富共同占有的情况下,才能使每个人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普遍发展。

4 结 语

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每个人在体力和脑力的潜能方面的充分发展、每个人在生活需求方面的健康发展、每个人在生存条件和活动范围方面的共同发展、每个人在社会关系方面的普遍发展,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所包含的基本内容。在这些基本内容中渗透着一种人文精神,就是对每个人全面发展的价值关怀;也贯穿着一种不容质疑的历史趋势,就是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角度来理解,共产主义就是扬弃人的异化形态和片面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形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抛弃了对财富占有和分配的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财富的积累和创造还没有达到“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能力、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2]486} 因此,我们必

- [4] 郁振华. 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5] 俞吾金. 毛泽东智慧[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 [6] W·M·瓦托夫斯基. 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 范岱年, 吴忠, 译. 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9.
- [7] 孙正聿. 简明哲学通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 [8] 瞿葆奎. 教育与人的发展[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 [9] 余华东. 论智慧[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10]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11] 卞绍斌, 刘宇兰. 从形上之思到生存智慧[J]. 天津社会科学, 2006, 21(6): 79-82.
- [12] L·J·宾克莱. 理想的冲突[M]. 马元德, 王太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13] 赵汀阳. 解冻哲学[J]. 读书, 2000, 18(1): 48-53.

须以经济建设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手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社会主义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推进,中国人也会不断地实现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3]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陈义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6] 马克思, 恩格斯. 资本论: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7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